

漫长的婚约
Very Long Engagement

UN LONG DIMANCHE

[法]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 著
孙纪真 / 译

DE FIANCAILLES

辽宁教育出版社



[法]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 著 孙纪真 / 译

漫长的婚约

A Very Long Engagement

SÉBASTIEN JAPRISOT

辽宁教育出版社



UN LONG DIMANCHE
DE FIANÇAILL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婚约/(法)塞巴斯蒂安著;孙纪真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82-7289-5

I. 漫... II. ①塞... ②孙...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593 号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6—2004 年第 246 号

Un Long Dimanche de Fiancailles

Copyright © Editions Denoel, 1991

本书由法国 Editions Denoel 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全球范围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375

印数: 1—30 000 册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傅 源

封面设计: 汤 靖 版式设计: 汤 靖

定价: 28.00 元

现代版《战争与和平》(代序)

——介绍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及其《漫长的婚约》

马振骋

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没有一部的艺术与思想超过原作;但是上了银幕的小说,没有一部不借光电影而被更多的人阅读。

这种现象对于文学作品有欠公允,然而这是现实,这也是公论,《漫长的婚约》这部杰作也不例外。

《漫长的婚约》开头第一句写得像一篇童话:从前,有五个法国士兵在打仗,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现实是什么呢?是这五个士兵,都双臂反缚,在皮卡第的泥泞雪地上跌跌撞撞往前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五人企图返回后方,进行自残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把他们放入法德两军阵地中间的无人区,由着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逃过一劫,也是叨天之幸;如果他们被敌人炮火炸死,也可掩盖军中士气低落的丑闻——这还是贝当的主意。

接着无人区中响起一阵炮击,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五人无

一生还。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可是有一个跛足的少妇玛蒂尔德，不信她的未婚夫玛奈克会跟其他四个倒霉的士兵一样，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她怀着女性执著的爱、农妇坚韧的耐性，不愿意做个永远的未婚妻，坐着轮椅去寻找心上人的下落。

她不顾千辛万苦，四处奔波，就像顺着迷宫里的一根线，断断续续，磕磕绊绊，一路去追索。“如果这条线不能把她领到情人身边，那也好吧。至少，她可以用它来上吊。”这是希望还是绝望？绝望中的希望！

* * *

《漫长的婚约》是有“法国的格林”之誉的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平生最后一部最出色的作品，先后写了4年，出版于1991年。

他1931年生于马赛拉丁区一个那不勒斯移民家庭，原名让-巴蒂斯特·罗西。他6岁时父亲即弃家出走，这在他童年心灵上留下不可抹去的伤痕。弃妇是无辜的受害者，在当时社会说出来很不光彩，母亲为了对外面掩饰这个事实，好几年有意把男人的内衣晾在户外的绳架上。幸而罗西的继父为人善良，抚养他，送他进入一家耶稣会教会学校，以后又在罗西42岁时正式接受他做继子！

罗西自小害怕长大后找不到工作，无以养活自己，随时注意学习谋生技术。逐渐他发现自己有手工艺者的悟性，会把一个复杂的情节串连起来。这个讲故事的天赋或许来自他的

拉丁血缘,加上在马赛异地培养,异常突出。5岁的罗西,就在街区的一棵梧桐树下,被邻近的小朋友围着,他们听他讲述路角电影院正在放映的、他根本没看过的一部影片的故事!他本人日后回忆说:“从这天起,我第一次感到我在别人面前是个有趣的人物,我也找到了我的天赋——讲故事。”他从耶稣会的神父教师那里又得到终生受益的教诲:“风格就是一个主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和一个句号。没别的了。”

这使得他在17岁时写出第一部小说《开局不利的人》。这部处女作的主题非常棘手,说一个14岁少年与一个25岁的修女的恋爱故事。这招来一片骂声,犹如当年福楼拜写了《包法利夫人》,让-巴蒂斯特·罗西也被称为一个“新福楼拜”。但是大评论家罗贝尔·康泰尔撰文赞扬他的书:“一种精致,一种技巧,一种新意,引起我们的注意,使人物进入我们内心。”该书出版于1950年,却在1966年获得由萨特、阿拉贡、艾尔莎·特丽奥莱、阿达莫夫等人组成的评审团颁发的“一致奖”。

60年代初,他在两家巴黎广告公司工作,陷入税务纠纷,为了挣钱付清欠税,他在三星期内写了侦探小说《卧车谋杀犯》(1962)。他把原名让-巴蒂斯特·罗西(Jean-Baptiste Rossi)的字母打乱,拼出另外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Sébastien Japrisot)。从此,他以这个奇特的笔名开始了奇特的写作生涯。

他写侦探小说,也写电影脚本。写了侦探小说,自己把它改编成电影脚本。或者写了电影脚本,自己又把它改写成小

说。因而他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和电影院的大银幕上。这样的作品除了上述的《卧车谋杀犯》以外，还有《灰姑娘的陷阱》（1963，获“警探文学大奖”）、《汽车里藏眼镜和枪枝的女人》（1966，获法国“荣誉奖”，英国“最佳犯罪小说”奖），三部直接为电影写的剧本：《永别了，朋友》、《雨中过客》、《野地赛兔》。接着又带着《夏日杀手》（获1978年“双怪奖”和1984年“凯撒最佳改编电影奖”）回到文坛。1986年，《女人的情欲》也获得文坛与影坛的双重成功。一位评论家说：“雅普瑞索有一种罕见的品质，或者一种恩宠，或者一种机缘，他不会糟蹋一部书，也不会糟蹋一部影片。”

* * *

雅普瑞索精通英语，也对英语小说情有独钟，称自己的床头小说是刘易士·卡洛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和海明威的《五万美元》。还说“一位作家若要写出好书必须先读这两部书”。他自己每部书的题记都采用刘易士·卡洛的句子。

他行文简短明白，完全是耶稣会教士的好学生；风格清新自然，讲述故事的才能十分出色。每部新书出现，都会引起书界的注意和讨论，最常谈论的是：“这是文学还是不是文学？这是神秘或犯罪，还是不是神秘或犯罪？”不论是什么，读者一拿起他写的书就爱不释手。而他的《漫长的婚约》则被誉为最纯、最硬的雅普瑞索。

当玛蒂尔德坐着轮椅开始她的七年调查之旅，雅普瑞索也全面施展他在侦探小说、电影手法和纯文学三方面的才能。

让读者像个同路人，跟着小说家在时间长河中迂回前进。顺叙、倒叙、穿插、断念、回放、悬念……小说家像个手法娴熟的导演，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大家觉得时间就是这样不分前后流逝过去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逐渐明朗。微不足道的一张稀有邮票，一只红羊毛手套，几张发黄的信纸，都成了有用的线索。士兵、军官、医生、农妇、失踪者家属，都纷纷来提供见证。战壕已经填没多年，荒冢也几度春风，全被青草盖住。……玛蒂尔德努力在玩拼图游戏，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希望从众人的记忆或遗忘中找出一个活的未婚夫。在这里“记忆”与“遗忘”两个词竟奇怪地可以看成为同义词。

玛蒂尔德通过见证人慢慢回溯到事情的源头。生活中难以置信的东西不是绝对荒谬的，触动人心的事情也不是非得慷慨激昂不可。她若穿过玻璃幕墙似的走进别人的生活，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海市蜃楼，抹不去的是我们自己的梦魇魅影。

玛蒂尔德在外面世界转了一圈，自身的秘密也徐徐揭开。这往往在人认识到自己的悲哀与失望时才会明白过来。在这篇哲理性的惊悚小说中，人们无奈地发现：战争乃是人类算计得最认真、结果最荒谬的大工程。

《漫长的婚约》开头像童话，但也仅此而已，结尾更与童话相差何止千里。童话中骑士骑着骏马越过千山万水，战败一路上挡道的妖魔鬼怪，最后总会遇到他心目中的公主，即使她像睡美人那样昏迷不醒，也可以一吻使她复活。中国传奇也

不落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也可以还魂。

现实就是如此……童话与传奇都是强不过现实的。尤其现实中从来不缺少秘密!

* * *

雅普瑞索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这部“现代版的《战争与和平》”(《洛杉矶时报》评语)。他查询档案,阅读士兵通信,重访旧战场。对法国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生活予以全景深刻的描写。他愈深入写得愈艰苦,以致自己也怀疑这部书结束后是不是还有心力写另外一部小说。果然,1991年《漫长的婚约》出版并获得“联合奖”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

雅普瑞索对玛蒂尔德的描写也倾注了全部感情。他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温情,他说:“女人都很杰出,因为她们既脆弱又顽强,我小说中的女人会做的许多事情,没一个男人可以做到。她们更勇敢,更坚韧不拔,她们就是要走到情欲的尽头!”他还说:“内心深处,我接近女性更多于接近男性。男性更孩子气,缺乏浪漫气息。当然我不是同性恋者,但是我相信在我身上的女性染色体跟男性染色体一样多。”

雅普瑞索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每部都有很强的可读性,《漫长的婚约》则是一部神奇的小说,相信可以成为经典。雅普瑞索晚年由于酗酒与抽烟,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他说:“带着嘲弄的态度对待一切,这是对付不幸的惟一方法。”他曾表示,《一株又白又红的玫瑰花》将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不久要收起我的手套(意即‘封笔’)。我想要是能把这个做完,

我会快乐一些。”

可是他没能快乐一些，因为这部书没有写完，也有人说或许根本没有开始写，他就在 2003 年 3 月 4 日病逝于维希，享年 72 岁。

主要人物介绍

- 1 巴斯多施·布盖:绰号“爱斯基摩”、“巴士多”,五名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之一。
- 2 弗朗西斯·盖纳尔:绰号“六分钱”,五名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之一。
- 3 贝努瓦·诺特达姆:绰号“那个人”,五名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之一。
- 4 安琪·巴辛那诺:绰号“普通法”,昵称“尼诺”,五名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之一。
- 5 让·朗格奈:又名玛奈克·让·朗格奈,绰号“矢车菊”,五名被判死刑的法国士兵之一。
- 6 玛蒂尔德·杜奈:玛奈克的未婚妻,双腿瘫痪,无法行走。
- 7 维罗尼卡·帕萨望:布盖的女友。
- 8 戴蕾丝·盖纳尔:弗朗西斯的妻子。
- 9 玛丽叶特·诺特达姆:贝努瓦的妻子。
- 10 瓦伦蒂娜·爱米拉·玛丽亚·隆巴迪:又名丁娜·隆巴迪,安琪的情人。
- 11 丹尼尔·艾斯普兰萨:一名病重退伍的中士。
- 12 弗朗西斯·拉鲁耶:“黄昏宾果”营区指挥官,绰号“胆小鬼”。
- 13 艾提恩·法福里:“黄昏宾果”的上尉军官,绰号“坏嘴巴”。

- 14 艾斯坦建：“黄昏宾果”的中尉军官。
- 15 让·巴布狄斯·圣迪尼：“黄昏宾果”的中尉医官。
- 16 塞莱斯丁：“黄昏宾果”的小兵，绰号“食堂飞贼”、“厨房大盗”、“多多益善”。
- 17 班杰明·高尔德：押解五名死刑犯的下士之一，绰号“硬饼干”。
- 18 尔本·查多罗：押解五名死刑犯的下士之一。
- 19 让·罗德谢尔：与让·拉侯歇尔是同一人，一名小兵。
- 20 爱罗蒂·高尔德：班杰明的妻子。
- 21 安谢摩·布勒忽：加比纳克村的神父。
- 22 皮埃尔·玛利·鲁维：玛蒂尔德的家庭律师。
- 23 马帝约·杜奈：玛蒂尔德之父。
- 24 西尔万：玛蒂尔德的管家兼司机。
- 25 贝内迪特：西尔万之妻，负责照顾玛蒂尔德的生活起居。
- 26 毕杰曼：无孔不入侦讯公司侦探。

“我这一路上都没见到任何人。”爱丽丝说。“我多想有一双这么好的眼睛啊！”国王焦躁地说道，“在这个距离还没看见任何人！我呢，所有我在这片光明下所能见到的，就只有人。”

刘易士·卡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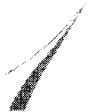
《镜中奇缘》

C 目 录

CONTENTS

A Very Long Engagement 漫长的婚约

1 星期六晚上.....	001
2 “黄昏宾果”.....	019
3 未婚寡妇.....	050
4 欢乐时光.....	082
5 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 ..	106
6 桃花心木箱.....	128
7 妻子出借.....	153
8 奥赛格的金舍欢.....	184
9 食堂飞贼.....	221
10 恶狼沟.....	247
11 五月美人区的情侣... ..	263
12 世界尽头的向日葵.....	282
13 黄昏中的秉少将.....	310
14 星期一早晨.....	324



星期六晚上

从前，有五个法国士兵在打仗，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第一个士兵的脖子上戴着一块编号为二一二四的识别证牌。他是在塞纳河的某个征兵处入伍的。入伍以前，他是个快乐、喜欢冒险的小伙子。现在，他穿着那双从某个德国大兵脚上剥下来的军靴，正深陷在泥泞里，越过一条又一条的战壕，穿过荒无人迹的苦路曲径，逐渐往前线蹒跚而去。

这五个士兵朝着第一线鱼贯而行，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前行的每一步都艰苦万分。另外有一群带着步枪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押队。他们也走过一条又一条的战壕，耳中听着那双军靴每一步踏在泥泞地里的声音，那双从德国大兵脚上剥下来的军靴。他们走着走着，走向第一线那片冰冷迷茫的黑夜，走向马尸横陈、军需弹药失散各处、万物被掩埋在雪地下的荒原。

到处都是雪。时间是一九一七年的一月初。

二一二四号在交通壕中跋涉，每走一步前都得把小腿从泥泞中拔出来。偶尔后面的押队士兵趁着把步枪换肩的空当，伸出手来帮他一把。他们或是拉着他那件军大衣的袖子，

或是干脆扯住他那已冻硬了的旧呢大衣后摆，一语不发，帮他挣扎着把两条小腿一前一后地从泥浆中拔出来。

还有那群旁观的脸孔。一张又一张沾满泥泞的脸孔，全都排在狭窄的交通壕的一边，目送这五个士兵拖着疲惫的身体，朝远处的第一线透迤而去。那些军盔下沾满泥泞脸孔上的无言目光，透过残垣断壁前节节枯木中的夕阳余晖，看着这五个双手被缚在背后的士兵，逐渐走近，又逐渐远去。

绰号叫“爱斯基摩”的二一二四号，原本是名巴黎的木匠。在以前和平快乐的时光，他从事锯木板的工作，把木板刨得光滑滑的。在制作厨房柜子的空当，还抽空跑到阿美洛街角小路易咖啡馆里喝杯白葡萄酒。每天早上，他在腰间系上一条长长的法兰绒腰带，绑了一圈又一圈。他的窗下就是石板岩的屋顶和飞来飞去的鸽子，房间里有个黑发女子在他床上，她说——她到底说了什么？

别被线绊倒。

他们头上什么也没戴，蹒跚地走向第一线的战壕。这五个被拉去参战的法国士兵，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绑手的绳子就跟他们身上的军呢大衣一样，被雪水浸得又潮又硬。途中，他们偶尔会听到某个平静的声音，但从来都不是同一个声音，告诉他们，别被线绊倒。

他从前是个木匠。他们在他受伤的左手找到火药留下的伤痕，因而被军事法庭以自残的罪名判以死刑。但事实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他本来只是想把头上一根白发拔下来的。那枝步枪甚至不是他的，就突然走火了。因为长久以来，

从北海到东山,那些人们挖掘出来的苦路曲径上,就只能容纳妖魔鬼怪。他甚至不曾碰到那根白头发。

一九一五年,他曾得到军部颁发的嘉奖令和一笔捕获敌兵的奖金。他一共逮到三个。第一个是在香槟省,他双手高举过头,一撮黄发垂落在一只眼睛前,二十岁,会讲法语。他说——他究竟说了什么?

别被线绊倒。

另外两个守在一个垂死的同袍身边,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已死的士兵肚子里塞着炮弹的碎片,在刺眼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他们在一辆半烧毁的有篷推手下,戴着绣红边的灰色船形帽,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爬行,那天的阳光很强烈,他们头上的帽子竟未脱落。那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一九一五年的夏末,在某个地方。还有一次,他在不知哪个小村庄的火车站下车,月台上有只狗,对着士兵狂吠。

二一二四号从前是个生性活泼、身体健壮的汉子,他肩膀宽阔结实,由于青少年时代从事些粗重的活儿,他看起来比实际矮一点儿。他年轻时无忧无虑,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曾到新大陆去碰过运气,做过伐木工人,赶过大车,也淘过金。现在,他刚好满三十七岁。别人告诉他,他之所以那么背运,是因为穿了那双倒霉德国大兵的军靴。他一字不疑地完全相信了。他从死去的敌人脚上脱下那双军靴,一方面是因为死人再也用不着,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而在夜间值勤巡逻时,实在需要一双塞着稻草或报纸保暖的靴子。结果在驻扎在一间学校的时候,他们却说他蓄意毁伤自己的